

北朝文物精品展亮相深博 虞弘墓漢白玉石槨

現真身

由深圳博物館聯合山西博物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館共同舉辦的「山西出土北朝文物精品展」近日正式開展。展覽共展出北朝鎏金銀器、陶瓷器、石棺床、響銅器、陶俑等文物共計200餘件(組)。本次展覽是國內首個「北朝文物主題展」，通過文物反映北朝時期的「一帶一路」。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虞弘墓漢白玉石槨在山西博物院展廳長年不見「真身」，僅以噴繪圖版形式展出，此番竟「原裝」在深圳展出。



虞弘墓石棺後壁中石板

國內首個「北朝文物主題展」

北朝(公元386年-581年)是中國歷史上與南朝同時代的北方政權的總稱，包括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五個王朝。山西在北朝文明進程中具有極重要的歷史地位。北朝時期，絲綢之路上的中西文明交流日益繁榮，社會政治經歷了重大變革，中西文化的碰撞與交流、胡漢民族的衝突與融合是此時期文化藝術的顯著特徵。

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認為，北魏孝文帝漢化改革之後的北朝政治至北齊發展到鼎盛，成為隋唐制度的重要淵源。山西作為北朝重要的政治、文化重地，其豐富的考古出土資料系統地展示了北魏至隋唐的文明演進。

此次展覽共分為平城風華、霸府晉陽、北朝佛韻、絲路胡風、胡漢之間五個單元，集中展現山西地區北朝文物精品的藝術魅力的同時，更將這一時期兼收並蓄、包容創新文化的藝術再現，也是絲綢之路中西文明交流的重要見證，將為優秀傳統文化的承繼提供有益借鑒。在展覽現場，青釉龍柄雞首壺、黃釉蓮花尊等文物、薩珊波斯帝王狩獵紋銀盤，十分精美，異域風情十足。

深圳博物館副館長郭學雷表示，此次展覽醞釀已久，是目前國內文博系統首個比較細緻豐富的「北朝文物主題展」，生動反映出這一時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璀璨歷程。「14年就同山西博物院討論做北朝的文物展覽，時隔多年終於如願以償了。」郭學雷說，北朝在整個中華歷史文明進程中是非常重要特殊的時期。

山西博物院副院長張慧國稱，此次展覽集中反映了北朝文化上接秦漢，下啓隋唐的文明歷程，極富歷史文化價值。「從歷史價值而言，北朝文物具有非常鮮明的獨特性。山西在北朝與絲綢之路密切相關，古代平城和晉陽是歷史文化重鎮，北朝時期文物極其珍貴，此次主要展現這一歷史時期精美完整的釉陶、瓷器、佛造像和金銀器、金屬器等，反映了北朝時期文化的基本概貌。」

虞弘墓漢白玉石槨「原裝」亮相

本次展覽的最大亮點是「虞弘墓漢白玉石槨」。虞弘墓雖在唐代已遭盜掘，但出土文物的精美和豐富讓人歎為觀止，其中以漢白玉石槨最具代表性。石槨四面飾以精美雕刻，由50多個單體圖案組成，圖案中所描繪的人物均為高鼻深目、棕膚黑髮的地中海高加索人種，圖中的人物、動物、服飾、器皿、樂器以及花草樹木的藝術風格、造型特點，均帶有極明顯的中亞波斯風格。

此外，佛教造像亦是本次展覽的一大亮點。范文謙表示，山西地區的北朝佛教造像具有卓越的藝術成就和極高的歷史地位，既有北魏早期的雲岡石窟，又有東魏、北齊時期的天龍山石窟，兩處都是享譽世界的佛教雕塑石窟群。此外，山西各地還出土了大量北朝佛教造像，這些都具有典型的時代特徵與地域風格，代表了山西地區北朝造像藝術的突出成就。

「觀衆在看展時，可關注融合了希臘雕塑、印度佛像、中國雕塑風格與鮮卑貴族的審美，以威嚴雄健的風格著稱的雲岡石窟造像，和呈現出典型漢化後的褒衣博帶與秀骨清像之風，題材上以未來佛彌勒、觀世音菩薩與釋迦牟尼佛等為主的又深受龍門石窟造像運動影響的山西出土古代造像以及東魏時期、褒衣博帶、胡化風氣佔據主流，並吸收印度笈多藝術又融入鮮卑審美風格的造像。」范文謙說。

「集山西考古50年之大成」

「此次展出的展品可以說是集山西考古50年之大成，尤為難得。」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長范文謙介紹說。



北齊菩薩頭像



北齊胡人舞俑



北齊彩繪鎏金武士俑



北魏石雕瑞獸燈

何藩攝影展開幕： 用鏡頭細訴香港光影

「何藩：鏡頭細訴香港光影」展覽會近日在香港蘇富比藝術空間開幕，已故國際知名攝影大師及電影導演何藩(1931年-2016年)逾30幅手洗攝影原作出現在展覽現場，為何氏歷年來最全面的作品展覽。每張照片捕捉瞬間時刻，包涵對上世紀50年代香港的思古幽情。

展覽還首次公開何藩的相關攝影物品，當中包括與藝術家終生相伴的 Rolleiflex f3.5 雙鏡頭相機，以及其專著文集《街頭攝影叢談》(1959年)。展覽期間也將推出全新出版的何藩攝影集《念香港人的舊》，輯錄其系列佳作，並回顧他對香港街頭攝影的重要貢獻。

何藩，香港著名電影演員及導演，1961年加入邵氏，初時曾任場記，後任演員，1965年飾演唐僧受好評。1966年，何藩創作實驗電影，作品獲選入不少國

際電影節。1972年任導演，以拍攝唯美豔情片及愛情文藝片著稱。何藩自10歲用父親留下來的柯達 Brownie 小相機拍攝身邊事物開始，便與攝影結下不解之緣。18歲生日時獲父親所贈 Rolleiflex 雙鏡頭相機，其後拍下所有得獎攝影作品。1949年，何藩與家人移居香港，繼續追尋攝影夢，特別是街頭攝影。他被譽為「東方布列松」，獨樹一幟的作品贏得近300個地區和國際性大獎。

拍攝中，他常以極大的耐心等待「最佳時機」，等待人物形象與幾何結構和線條精心構建的背景不期而遇。他喜歡用背光效果或結合煙霧與光線來營造戲劇感和氛圍。海上或街頭生活、黃昏時被太陽拉出細長斜影的巷道和市場是他最愛的取景點。何藩對光線和瞬間的極致把握令人歎為觀止，其作品至今散發著迷人的魅力，成為攝影史上教科書般的存在。

康丁斯基《白線構圖》亮相蘇富比

康丁斯基《白線構圖》畫作尺幅宏大，色彩炫目，是藝術家本人十分珍愛的作品，更有著豐富的展覽歷史。作品此前從未現身拍場，這次將於倫敦蘇富比6月21日舉行之「印象派及現代藝術晚拍」中亮相，估價逾3500萬美元。

《白線構圖》作於康丁斯基抽象繪畫的關鍵時期，藝術家意識到，當色彩不再代表具象意義，便可以成為畫作主題。1913年對於藝術家是破革立新的一年，他的新思與創意在此作中一覽無遺；這也是現代藝術史上至關重要的時刻，歐洲與美國的藝術活動與作品開始從根本上改變人們對於藝術的設想與理解方式。

《白線構圖》是康丁斯基1913年創作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與《構圖VI》及《構圖VII》出自同一年。作品既是「絕對抽象」的代表作，又可謂一幅獨一無二的特別構圖。此時期內，康丁斯基從音樂作曲中得到靈感——他認定每種顏色都代表一種特定的情感或「聲音」。

若要理解康丁斯基深深影響20世紀繪畫發展進程的抽象概念，此作至關重要。畫作完成後一年，康丁斯基於1914年12月返回莫斯科，告別居住近20年的德國。1913年，《白線構圖》於德國首次展出，康丁斯基希望自己家鄉的觀衆能通過此作更加了解其藝術及其背後的創作理念，因此於1915年將此畫在敖德薩(Odessa)和莫斯科的重要展覽中展出。1920年，此畫原由奔薩(Penza)一間博物館收藏，後回到莫斯科特列季亞科夫畫廊(Tretyakov Gallery)展出，直至1974年一位私人藏家將其買下。



《白線構圖》

莫扎特樂譜手稿亮相嘉德春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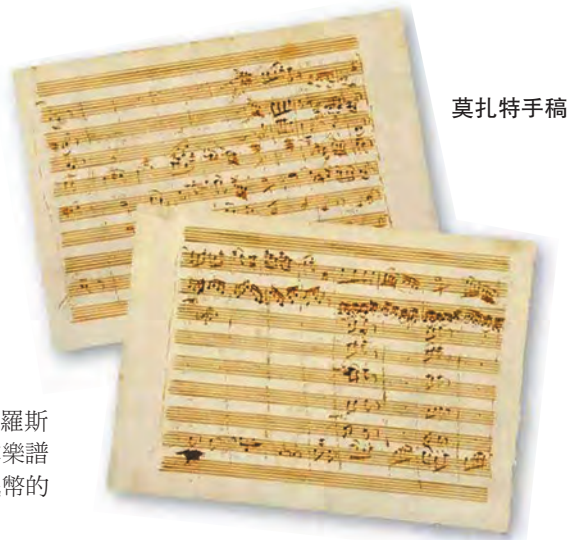
音樂大師莫扎特的樂譜原稿《D大調小夜曲》即將在嘉德春拍中亮相，這也是莫扎特手稿首次出現在中國拍賣場。據了解，這件拍品估價在130萬至300萬元。

莫扎特年幼成名，被譽為「神童」。1773年，他完成了《D大調小夜曲》，這是一部狂瀾運動時期創作的華麗的典禮音樂。此頁樂譜手稿選自作品的第五樂章「優美的行板」，來自第一樂章的主題被兩個小提琴聲部表現出來，整個樂章染上了拉斐爾畫作一般的嫵媚與寧靜。莫扎特的鋼琴曲風格洋溢著活力和愉悅，從他的字跡也能看出來。所以他的樂譜手稿也被稱為「紙上的鋼琴」。

據音樂史研究者介紹，《D大調小夜曲》以題獻和祝賀他的朋友塔達·安德雷特(Thaddä Simon Antretter)獲

得薩爾茨堡大學的邏輯學學位。此次參拍的莫扎特《D大調小夜曲》樂譜原稿1份2頁，來源於克萊茨收藏(The August Cranz Collection)，藏家曾為奧地利貴族。據悉，中國嘉德2017春拍將於6月19日至23日舉槌。

2009年，倫敦索斯比拍賣行曾對莫扎特一份珍貴手稿中的一頁進行了拍賣，最終的成交價高達11.09萬英鎊。在國內拍場，國外作曲家的手稿樂譜正逐漸引起關注。2016年春拍，中國嘉德有貝多芬的《莊嚴彌撒》創作手稿片段和俄羅斯鋼琴家安東·魯賓斯坦的《隨想舞曲》鋼琴曲全本樂譜手稿兩件上拍，分別以218.5萬人民幣和12.6萬人民幣的價格成交。



莫扎特手稿

開啓塵封千年愛情 長沙發現大型古墓6處合葬墓



古墓發掘現場

據長沙市文物考古部門透露，考古人員近期在長沙城北發現了150餘座戰國晚期至明清時期古墓，出土大量陶器、銅器等文物。

今年2月，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對長沙城北開福區一工地建設區域進行考古調查勘探，發現一批古代墓葬和水井。截至目前已發現戰國晚期至明清時期墓葬150餘座，以及少量古代水井和一處建築基址。目前，考古人員已發掘墓葬100餘座，出土大量包括陶器、銅器在內的珍貴文物。

考古人員介紹，這100餘座墓葬的時代歷經戰國晚

期、西漢、東漢、南朝、隋唐及明清時期。其中，戰國晚期至西漢時期的墓葬60座，均為中小型的長方形土坑豎穴墓，隨葬器物以仿銅陶禮器為主，鼎、盒、壺組合最為常見，個別墓葬隨葬有銅劍、銅鏡、琉璃璧以及泥「郢稱」等。東漢至隋唐時期的墓葬10餘座，墓葬形制包括長方形土坑豎穴墓和磚室墓兩種，個別墓葬有少量青瓷碗、青瓷罐，以及「開元通寶」銅錢等。明清時期墓葬20餘座，均為小型的長條型土坑豎穴墓，隨葬品較少。

另外，該墓地發現6組合葬墓，均為長沙形土坑豎穴墓，兩座一組，墓葬形制、大小近似，並列分布，推測為夫妻異穴合葬墓。考古人員表示，這批墓葬的發現和發掘，對於研究長沙地區的發展歷史和古代喪葬習俗具有重要意義。